

匈牙利

到底發生了 什么事？

艾娃·普丽斯特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匈牙利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一个目击者的报导——

艾娃·普丽斯特著

陈用仪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日期

Eva Priester
WAS WAR IN UNGARN WIRKLICH LOS?
——BERICHT EINER AUGENZEUGIN——

Dietz Verlag Berlin

根据柏林狄兹出版社德文本译出

匈牙利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奥地利)艾娃·普丽斯特著

陈用仪译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于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3 \frac{9}{16}$ · 插頁1 · 字數74,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 定价(7)0.34元

統一書号3003·336

封面設計者: 孙正 校對者: 谷謙昭等

德文本出版者說明

这份报导的作者，是一位維也納的女記者，奧地利“人民之聲報”的編輯。由于匈牙利事件对邻近的奧地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人民之聲報”在1956年10月23日至12月底这段期間的緊張日子里，几乎不断地派出特派記者到匈牙利去。在10月23日与11月4日之間的一段時間內，在奧匈边境也經常駐有特派記者。作者参加了边境上的这种工作，并在10月23日至12月中旬之間的期間內在匈牙利采訪了六个星期以上，其中只有几次短期的間隔。

柏林狄茲出版社

目 录

是聖潔的火焰还是火災?	1
当大学生示威的时候	5
边境	9
界柵前过夜	13
火堆和絞架	23
厂主們来了	35
不冒烟的烟囱	44
敌人、騙子、眼前風头人物	56
亮着灯的窗和暗黑的街牆	73
力量的考驗	94

是聖潔的火焰還是火災？

10月23日這一天，維也納依然是陽光燦爛，氣候溫和。雖然游覽季節已經過去，但是內城的馬路上仍然到處是外國人，他們在巡覽着櫺窗和名勝，或是用鎳光閃爍的厄斯普列索^①喝着咖啡。在凱爾特納街上和在格拉本^②，仍然像在游客最多的季節一樣，聽到講外國語比聽到的德語還多。最近幾個月來，大家除開習慣了聽通常聽到的外國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之外，也習慣了聽捷克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和匈牙利語，因為奧地利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行旅交通已經開始發展了。

閃閃發亮的汽車川流不息地駛過馬路。空氣像夏天一樣溫和；市郊山丘上的葡萄，已開始成熟。接着一個安寧的夏天而來的，是一個溫和的、安寧的秋天，也許跟着還會來一個爽朗的、寧靜的冬天。也許猜忌和鬥爭的時代的確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吧；也許相信有什麼對立和敵意，就是一種錯誤了吧。而且，這種情況也許會永遠在和平的交談和友好的諒解當中繼續下去吧；也許各個國家在將來會像維也納街道上來自全世界的平凡人們現在那樣，彼此友好相待了吧。

① 厄斯普列索(Espresso)：是從意大利傳入的一種咖啡壺，以鎳制成，用蒸汽烹咖啡。——譯者

② 格拉本(Graben)：在維也納市中心，與凱爾特納街(Kärtnerstraße)交叉，市況繁盛。——譯者

是下午六點鐘了。暮色暗藍，路燈亮起了來。卡楞堡山^①上的燈光，像一條鑽石項鍊一樣在維也納高處閃爍着。最後一些玫瑰花的香味，從市公園里散播到全市。

在這個時刻，布達佩斯已經響起槍聲了。

外界的人們對這件事還知道不多。我們報館的編輯部裏面放着外國通訊，放着電傳打字機拍來的報導。波蘭事件仍然占着首要地位。從布達佩斯傳來的消息，只是說，起初被政府禁止了的学生大示威，終於又得到了許可。學生們歌唱着走到波蘭自由戰士和1848—1949年匈牙利革命軍的將領貝姆的紀念碑前面，獻了花。同時，有人高呼波匈友好的口召。後來，也有人在自由詩人裴多菲的紀念碑前獻了花，並發表了演說。有些演說者要求把由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特別是由裴多菲俱樂部的成員所提出的十六點綱領付諸實施。這個綱領中，包括了恢復匈牙利國徽、取消學校里的軍事訓練課和俄語課、恢復匈牙利舊國慶日等項要求。另一個消息說，十六點綱領當中並且要求讓匈牙利政治家納吉·伊姆雷參加政府，並要求舉行自由選舉。在示威過程中，喊出了要納吉主持政府的口號。最後，示威和平地散開了。

不久，維也納電台就在晚上報導說，匈牙利首都爆發了戰鬥。據說，武裝的警察曾向手無寸鐵的大學生開槍；有許多人被打死和受重傷。接着居民就拿起了武器來。維也納電台的廣播員津津樂道地說，“匈牙利正在起來反對為人所痛恨的共產黨政權”。

誰也不重視這個消息。好多個星期以來，電台幾乎天

① 卡楞堡山 (Kahlenberg): 維也納城郊的名勝。——譯者

天發出报导，一下子說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發生了什么起义，一下子又說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發生了什么起义。几个星期来，这些屢經証明是無中生有的报导，数量大为增加。如果照維也納电台的說法，那就再也不会会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

在下半夜，这个消息重复宣布了一遍，而且补充說，布达佩斯全城进行着巷战。清早的时候宣布說，匈牙利政府已經要求苏軍援助，并宣布了戒严。

这已經太具体，不像是宣傳式的报导了。似乎确实出了些事情。但是布达佩斯电台說些什么呢？布达佩斯电台在沉默——或者只是播送音乐唱片，接着还是播送音乐唱片。中欧的人們近二十年来經历了許多次在唱片音乐伴奏下發生的反革命政变、占領和战事，所以这种音乐对他们來說是一个恶兆。这表示有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或是有外力在妨碍着正常广播节目的进行，所以才用音乐唱片来填满一个又一个节目的時間。不久，真正的广播节目来了。这些广播是惊心动魄的：“在夜間，反革命匪帮襲击了各个企業和公共建筑物。許多工人、士兵和市民被杀害了。我們原先对这个进攻沒有准备，因此根据华沙条約，要求駐在我国的苏联軍隊协助我們恢复安宁与秩序。苏联軍隊答应了我們的要求。”

接着宣布在匈牙利全境实行戒严；內政部长宣布在布达佩斯在下午两点鐘以前禁止出門。向暴乱分子提出了一份以下午两点鐘为限的最后通牒。凡是在时限以前放下武器的，将不受罰；凡是在时限过后仍然繼續战斗的，将受軍事法庭审判。后来最后通牒又延长到下午六点鐘截止。

十点鐘，宣布改組政府。中午时电台已經發表了第一

批由納吉·伊姆雷以總理名義簽署的公報。十二點零五分，納吉發表演說，在演說中要求停止這場只會導致無謂流血的戰鬥，他並宣布說：“反革命分子和他們煽動下的青年，已經與人民政府為敵了。”政府的呼呼和號召，整天不斷地重播。里面三番四次地說，這場暴亂是反人民的。

這是23日說的話。但是過不了幾天之後，廣播電台以及納吉總理和他的朋友們所談的，不再是反革命匪幫了，不再是对士兵、工人和市民的屠殺了。他們所談的，不再是受了煽動的青年了，不再是反人民的暴亂了。布達佩斯電台在10月24日下午一點半鐘發表的聲明中說，蘇軍被政府請到布達佩斯來幫助鎮壓反革命運動，他們現在不顧生命危險來保衛匈牙利人民的利益，但這個聲明以後也沒有重播過。

因為，過了短短幾天之後，反革命暴亂竟變成了一個“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光榮的人民起義”。反革命匪幫竟變成了“手執武器保衛祖國”的“英勇的自由戰士”。被殺害的人們不再被提到了，那些不光是像24日電台廣播所說的那樣為了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而不顧生命危險，而且還在這段期間有許多犧牲了的蘇軍士兵，也不再被提到了。反之，談的卻是什麼“起義的聖潔火焰”，並且開始聲稱，蘇軍“用武器來對付人民，目的是要把自由鎮壓下去”。

哪一種說法對呢？是布達佩斯電台和納吉總理最初的那些說法對呢，還是他們後來的斷言對呢？拿起了武器的是一些保衛人民民主制度並且——照當時所聲稱的——希望這個制度“清除過去的罪行與錯誤”的自由戰士呢，還是一些希望把整個人民民主制度連同“人民民主制度的錯誤”一起除掉的人呢？暴亂究竟真是一種“聖潔的火焰”呢，還

是一場有計劃地点燃起来的、要把整个匈牙利燒掉——而且不光是匈牙利——的火灾呢？10月23日究竟發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当大学生示威的时候

一个星期后——布达佩斯还在战斗中，每隔几分鐘就听到机关槍咯咯地响——我們在布达佩斯一座窗戶被打碎、牆上彈痕累累的住宅里，与23日事件的一位目击者对面而坐。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曾經和他的学生一起参加过那次已被正式宣布为暴乱导火綫的大学生大示威。我們詫异地問：“怎么？你这位老共产党员竟然也参加了这样的示威嗎？”他也同样詫异地回答：“当然啦，我們全都是应党的号召去参加这次和平大示威的。教授和学生参加大学的示威，工人則参加全市的大示威。”他这么一回答，使我們第一次吃了一惊。（后来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們向我們証实了这一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确發出了这样的一个指示。）“你們說这是一个和平的示威嗎？”我們問，“好一个竟演变成一場暴乱的和平示威！”“那可不是的，”教授辯解說，“是事态的發展完全变了样。”

下面就是他关于10月23日大学生大示威期間發生的事所提供的报导。在这次大示威之前，22日就有过一次短促的自發示威。学生們涌到波兰大使館去，欢呼波匈友誼。这次示威进行得十分安宁。23日的示威是早在好几天以前就預定了的，在示威中将要公布学生和知識分子的全面要求——十六点綱領。这个要求綱領，将由一个代表团随后遞交給政府。但是，早在几天以前，就可以觉察到有些什

事情正在醞釀着。陸軍好些軍火庫里的軍火失了踪，其中有許多机关槍。在 22 日的示威开始后，一些絕非學生的人曾企圖混入學生的游行隊伍里去，喊了“共產黨人滾出去！”、“猶太人滾蛋！”、“赶走俄國人！”等口號。（這時候布達佩斯並沒有蘇聯軍隊，當時蘇軍正集中在根據華沙條約所規定的駐扎地點。）學生們赶走了挑畔者，但是每個人都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覺，覺得有點蹊蹺。

由于這個緣故，教授們在 23 日早晨接到通知的時候，並不十分感到詫異，這個通知說政府已經禁止了這次學生大示威，因為由于軍火失竊，無法保證這個大示威安然進行，而政府又有責任保護青年的生命。學生們對這個禁令當然不很高興，他們在高等學校里舉行集會，要求解除禁令，並再一次重申他們的要求。許多教授，其中包括校長和副校長，在學生集會上講了話，維護了政府的決定。在開會期間，不斷有人到來，自稱為外省其他大學的代表（學生們對這些代表一個也不認得），要求違抗禁令，上街游行。裴多菲俱樂部也派了一個代表團前來，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教授們終於說服了學生，當他們正要回家去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通知，說政府又准許了這個示威。當時是一點鐘。學生們成群走上街頭的時候，知道了有些印刷廠被一些成群結隊的來歷不明的人占領了，城內好幾處地方已經在開槍射擊。但是，既然政府已經准許了這個示威，學生們當然不會停留不前。大約一點半鐘的時候，游行開始了；一些學院和高等學校——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的學生們舉着紅旗，一直齊聲高呼：“提防挑畔分子！”但是局面已經完全大亂。下午四點鐘左右，這個示威不再是什麼學生示威了。各種各樣的人——起初是個別

的，后来是成群結队的，全都不是学生——混进了游行队伍，要求政府辞职，要求苏軍撤出匈牙利，甚至要求退出华沙条約。偶尔有人喊口号要求由納吉主持政府，又有人吹口哨并叫喊：“赶走共产党人，打倒犹太人！”

天色慢慢地暗下来。忽然四面八方發出了一陣喊声：“广播电台那边在战斗！”，接着又是第二个喊声：“有人向人民开枪！”四面八方都叫喊着：“我們到国会大厦去！打倒杀人凶手！”忽然出現了一些滿載火炬的卡車，有人从卡車上跳下来，动手把火炬分發給学生。本来示威預定在四點鐘亦即在白昼的时候結束，但是，竟然有人早就已經知道，“广播电台那边在战斗”这一个呼喊声，将会使示威延长到天黑，并且使它变成为国会大厦前面的一个突襲式的示威。这一点竟有人早就知道，而且早就連滿載火炬的卡車也准备齐全了。火炬点着了，队伍往国会大厦进發，人群中有一些人喊叫說，應該用这些燃着的火炬把国会大厦燒起来。不过学生們仍然沒有听从这种煽动。人們呼口号要求由納吉主持政府；最后納吉从里面走出来，告訴他們說，正在着手成立一个新政府，他叫学生們安靜地回家去。于是学生們就歌唱着回家。这就是事情經過的全貌。

这真是事情經過的全貌嗎？不。因为就在这时，一些由大卡車运送的全副武装的人群，在市內其他部分同时占領了下列目标：陸軍中央軍械庫、陸軍中央電訊站、广播电台大厦——就在这里，襲击者和电台警衛人員之間实际上發生了最初的战斗，战斗是由襲击者把一枚手榴彈扔进房屋而挑起的。同时，“自由人民报”的报社和印刷厂，以及一些火車站，首先是西車站，也被占領了。当学生在和平示威的时候，成群結队的武装分子正在夺取一些在战略上占重

要地位的建築物——夺取軍械庫，从中取得武器；夺取陸軍電訊站和广播电台，从而使陸軍和政府至少一時無法發出消息，最後又夺取各个火車站，使政府無法通過鐵路調兵增援布達佩斯。這是一個在戰略上經過周密考慮與準備的計劃。學生的大示威跟這個計劃沒有多大關係。只不過是這個大示威轉移了居民和政府的注意力，從而在這點意義上造成了一道帷幕，在這帷幕的掩蓋下，真正的暴動開始了。

下午九時左右，那些後來自稱為“起義者”的人組成的集團，已經在屋頂上和閣樓上布好了陣地，向房屋和街道放槍射擊。在夜里，射擊稍為緩和了些；大概是有人趁這時候布置陣地，并把從軍械庫中奪得的武器進行分發。早上射擊又重新開始了。——一直不再停止。

這是一個目擊者的報告。後來其他和我們交談的人，也報告了同樣的情況。各處的示威開始的時候都是比較和平的，各處都是有一些成群結隊的人混入，要求驅逐“共產黨人”和“俄國人”，而且往往還要求驅逐“對一切過錯都要負責任的猶太人”；各處的示威最後都被一些成群結隊地突然出現的武裝分子變成一個暴動。曾經在西車站附近停留過的工人告訴我們說，有十幾輛坐滿武裝分子的載重卡車忽然駛到車站前面，那些武裝分子喊着“Mut Szalassi!”（“希特勒萬歲！”的匈牙利版），佔領了這車站。後來國務部長馬羅山告訴我們說，早在23日之前很久，在布達佩斯就有人散發一些地圖，上面畫着一個大匈牙利，把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和南斯拉夫很大一片的領土劃了進去，後來，在23日，一些成群結隊的前霍爾蒂分子參加示威的時候，喊着“不，不，永遠不！”（匈牙利民族主義者的老口號），並要求

与西德締結軍事聯盟。

从所有目击者的报告中，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結論：23日燃燒起来的，不是聖潔的革命火焰，而是反革命的火灾。10月23日爆發的不是爭取自由的战斗，而是反对人民的战斗。

边 境

24日……，25日……，26日……。匈牙利来的消息，越来越自相矛盾。電話通訊几乎一直中断，电报通訊也一样。有一次，匈牙利官方電訊社“匈牙利電訊社”（MTI）的电傳打字机通了几小时的报，把局势作了一个簡短的介绍。据说政府已經牢固地控制住局势，虽然还有零星的抵抗，但不会支持很久了。保衛企業的工人武装队的成立和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維持匈牙利社会主义秩序的牢靠保証……。接着报导就中断了。后来我們才知道，为了爭夺“匈牙利電訊社”的电訊發报地点广播大厦，这一天又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战斗間息的时候，“匈牙利電訊社”的編輯就主动向我們發送了这段安慰人心的报导。

工人武装队、革命委员会——这些话听起来是很能令人放心的。直到很久以后，我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从10月24日早晨起，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間的边境实际上封閉了，沒有人出来，也沒有人——暂时來說——进去。27日，边境的柵栏忽然打开了，一队由十五輛汽車組成的队伍离开了匈牙利。他們是外国人，主要是商人，他們由于23日的事件而被阻，沒有能够离开布达佩斯，直到現在才得以离开匈牙利。

边境上已经有头一批来自全世界的记者、特派记者和摄影师在等候着。后来几天，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好多倍。他们拿着随时准备好拍照的照相机，挤到汽车队周围。上镜头特别多的，是一辆窗口打破了、护轮盖碰凹了的汽车。“俄国人的机关枪打的，”车主，一个西德商人，装作泰然自若地说，“打了好些发子弹，不过损害不大。”另一个旅客站在旁边，轻声说：“别信他乱说。昨天当炮火停息了一些，他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试图开到城里去；而且去之前他们还在旅馆里喝酒壮壮胆——忽然之间他们跟一辆苏联装甲车撞了车。假如他们当真遭到射击，他们就会是另一副样子了。”

那位西德商人和他的汽车现在被四面八方拍进了镜头。现在这位“俄国机关枪的受害者”向一些西德和美国的记者发表一篇谈话。这时候我们请问其他旅客，打听是否还进行着厉害的战斗，因为布达佩斯电台又报导说，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抵抗巢穴”了。他们迅速而不加思索地回答：“战斗啊！多厉害！比开始的时候还要剧烈得多！”

几小时后，我们从第一批来自布达佩斯的目击者口中听到第一个可靠的报导，介绍截至27日上午为止的局势。市内仍然在战斗，不但使用了轻武器，而且也使用了机关枪和大炮，暴乱分子拥有的机关枪和大炮一定很不少。苏联军队似乎奉了命令尽量不干预，只有在直接受到攻击的时候才动用武器。（后来表明，这个揣测是正确的：纳吉政府虽然在23日夜向苏联军队求援，但是它接着又向苏军给予种种矛盾的指示，所有指示都只有一个内容：苏军不应进行任何真正的战斗。苏军指挥部所持的立场是：一个友好政府求它援助，所以它应该执行这个政府的指示，尽可能满足这个政府的要求——而这是以许多苏维埃人的生命为代价

的。)反之，暴乱分子不但从城内各处的屋顶小窗和居高临下的仓库向四面八方射击，而且还在他们觉得必要的时候和地方，在人口稠密的街道和广场上架设大炮。对一些建筑物，如“自由人民报”、广播电台、好些政府部门，争夺战仍在进行中。守方处于劣势。他们是由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干部、从前的国际纵队队员、从前的抵抗战士组成的。他们中间有来自军队与警察的老共产党员以及来自附近企业的工人，他们在战斗还未达到高潮之前就迅速赶到了这些建筑物里来。

陆军很大一部分保持中立。他们既不帮助暴乱分子，但也不进攻他们。许多士兵站在街头，袖手旁观。顺便提一句，数以千计的布达佩斯人也站在马路上观望；射击特别厉害的时候，这些人就躲到有掩蔽的地方里去，只要射击稍为缓和些，人们又走出来。平民在这时候遇难的大多数就是站着观望时中了流弹。

正如后来所判明，那位目击者的报告，在这几点上也是真实的。他所当然不知道的，是那些保卫公共建筑物、政府各部以及后来保卫党各个办公大楼的战士们，在10月25和26日曾经接到过命令，要他们“为了结束流血”而马上交出所有武器。这个命令来自纳吉总理的政府和国防部，这个部在这些日子里已经处于纳吉集团的分子和一些自称“无党派”而实际上则靠摆暴乱分子的职业军人支配之下。不少共产党员从纪律性出发，执行了这个命令，不久之后，他们就无法抵抗而被那些当然保留着自己武器的暴乱分子所残杀。

有战斗决心的工人不得不从企业里跑出来保卫那些受到进攻的建筑物和党办公大楼。这个事实，正如后来同样

表明了，在局部意義上來說，產生了很不幸的後果。因為當工人們在戰鬥的時候，外面來的恐怖集團佔領了許多企業。這種佔領有時候並不曾得到那些在戰鬥期間留在企業中的工人的同意，有些也得到那些把武裝分子當作朋友的工人的同意。在另外一些企業，從前的霍爾蒂軍官、從前的箭十字分子、大地主子弟、從前的大小企業主，就到处宣布他們要重新負起保衛企業之責——當時已經沒有人來阻止他們了。

從布達佩斯回來的目擊者繼續敘述下去說：根本就看不到政府的報紙、招貼和黨的招貼。這或則是因為大多數的印刷廠已經被暴亂分子所佔據或者像“自由人民報”印刷廠那樣仍然是一個戰鬥爭奪的目標，或則是因為當時那裏面沒有人能夠或是願意印刷報紙和招貼。（第二天電台果然報導說，“自由人民報”將來將以一份膠版印刷的通報的形式出版，並“只供黨內使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的中央機關報就是這樣自願地轉入非法狀態，這是一個很確鑿的徵象，說明黨的瓦解竟到了多么厲害的程度。）

代替了報紙的，是別的一些新聞工具——是由暴亂分子出版的。這是一些貼滿各處牆壁並且每天甚至往往每小時都更換的標語和招貼。許多宣言是由一個“學生青年委員會”簽署的，另一些是由一家剛剛獲准出版的接近麥多菲俱樂部的晚報的編輯部簽署的，另外還有一些是由一個“作家委員會”簽署的。幾乎所有宣言都要求納吉·伊姆雷辭職，有些宣言把他叫做“伊凡·納吉約夫”，以表示他是從屬於蘇聯的。別的一些宣言宣布了要求綱領。其中要求一個“自主的匈牙利”，要求修訂匈蘇和匈南經濟協定，蘇軍在二十四小時內撤退，“在民主基礎上”實行選舉，引渡拉科西并